

清东陵被盗之谜(下)

最早披露清东陵被盗丑闻的是路透社,该社于8月5日以醒目标题刊出,之后全国各大报均于8月6日予以转载。盗案披露后,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,呼吁究查主谋,严惩盗墓者;收缴殉葬国宝,严防流失海外。

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,国民政府不得不摆出一副整饬军纪、维护公理、严惩主犯的阵势。8月10日,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调查人员,前往东陵开始调查。

老于世故的孙殿英也没闲着,先是从东陵随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文物去打点各方,其中一柄九龙宝剑,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,剑柄上嵌有宝石,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;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。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,是无价之宝,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,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;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,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;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,开是两块,合拢是一个圆球,分开透明无光,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,据说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,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。孔祥熙和宋霭龄闻讯后十分眼红,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珠上的宝石送去,才算了事。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。

孙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以刀砍斧劈炸药炸,肆无忌惮地盗掘清东陵,理应受到制裁,但这一通天大案最后却不了了之,孙殿英因而得以逍遥法外。这真是民国史上的咄咄怪事。

传奇故事

耿建军主编

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中国考古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至今悬而未解的考古谜案,从人类、水稻的起源,到悬棺、汝窑、秘戏以及洛阳铲等,本文详述谜案发生的历史背景、破解的过程,以及部分至今尚未解开的悬疑。许多考古谜案中谜中有谜,案中有余,构成了一个个亦真亦幻、起伏跌宕的离奇故事。

乾隆和慈禧都是清史上的显赫人物,可想而知,两墓中的随葬珠宝一定是不可胜数。既然两墓皆被盗掘一空,那么孙殿英及手下官兵的所得一定十分惊人。关于裕陵和定东陵的殉葬品究竟有多少,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有记载,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。

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,《孝钦后入殓,送衣版,赏遗念衣服》册中,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

二十五(1879年4月16日)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(1908年11月8日)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存放的宝物,计有金花扁镯、碧碧瑶豆、金镶执壶、金佛、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,各件宝物上的正珠、东珠、米珠络缨都达数千颗。

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。盖在慈禧尸身上的是一条织金陀罗尼经被,被子用明黄缎捻金织成,织有陀罗尼经文2.5万字。经被上还缀有820粒珍珠。盗墓者拆走珍珠后,就将这条价值连城的经被弃之于地,1979年清理地宫时才被发现。经被之上还覆有一层缀有6000粒珍珠的被子,也是无价之宝。

据说,当宝物殓葬完毕后,送葬的人发现棺内还有孔隙,就又倒进了4升珍珠和2200块红、蓝、祖母绿宝石。光这些“填空”的珠宝,就价值223万两白银。时人说:“慈禧把大半个国库带进了坟墓。”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,价值连城。

日本投降后,孙殿英就擒于汤阴,于1947年秋病死。于战犯收留所中,诸多的东陵之谜被他带入了坟墓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对清东陵的保护。1952年成立了清东陵文物研究所,对陵寝进行管理。1961年,清东陵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78年,正式开放,供中外游人参观游览。随着时间流逝,这些被盗珍宝到底去了哪里,谁也不说清了;要把清东陵被盗的财宝复聚到一起的可能性更是非常渺茫了,东陵之盗或许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永远的痛。

凯丽10年洋情场沧桑(下)

常混酒吧尝受了数段异国露水情的凯丽,决心调转方向专情于白人男士。她感叹:“英国男士就是够味,还是老外有情调,上档次。我最适合找老外了,中国男人太土都不适合我。”听得我瞠目结舌。见我不言语,愣了半晌她又惨兮兮地诉苦:“有时真感觉自己自己什么都没有,没学上,没工作,没家也找不着男朋友。”我趁机苦劝她读个美容、美发什么的速成班,三个月即可得张文凭,回国去既能拓展自己的事业,生活也终会有着落的。凯丽立即反驳,她不想回国,不能回过去忍受鸽子笼般的楼房,再受不了挤公共汽车的痛苦。我顿时语塞。“人家英国人两层洋房的房前屋后拥有两个花园。周末就去法国度假。”凯丽羡慕着。

幻想一步跃为贵太的凯丽,憎恨出卖苦力亦憎恨苦读学位,尽管一心巴望摆脱中餐馆的劳役生涯,无奈始终插翅难逃。英语怎么也不说不利落,西方知识仅限于各类名牌如数家珍的她,对于已34岁仍形单影只、孑然一身,明显流露出恐惧和急躁情绪,一再央求大家给她介绍英国对象。她无论如何想不明白,那些在国内找不着对象的女博士女强人,论模样没模样且浑身土里土气,在英国偏偏纷纷嫁了条件不错的西方中产阶级绅士,真是人比人气死人,令凯丽怎么也咽不下这口闷气。有次她忿忿地议论:“瞧瞧某某,皮肤黑得锃亮,头发乱糟糟,也不懂得化个妆再出门,整天套着国内十年前过时的土衣服,老

纪实文学

郭莹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一座中国女性越洋婚恋大观园,一群海外洋太太的生存实况揭秘。作者本人历经十一年洋婚,寻访了数十位越洋太太,全部第一手真实资料,把一个活生生的,浸满了酸甜苦辣、爱恨情仇的异域婚恋真情,袒露于读者面前。

外怎么居然会爱这种土妞爱得死心塌地。”

扎进了自我怪圈的凯丽,出于无知、误解或无计可施的心态,误认为自己打扮得还不够招摇,还不够惹火,于是越发变态地袒胸露背、浓妆艳抹起来。脸上的油彩陪衬常年打工熬夜的双眼,如风尘女子一般地憔悴沧桑。

遭遇了这些年感情创伤的凯丽,其精神状况显得异常起来。每次在街上碰面时,不知出于什么心态,她总会不厌

其烦地跑上来告诉你,眼下正有位美国男士,或什么西方白种先生正火热地追求着她,而她正矜持、谨慎地考虑着。一次她还神秘兮兮地表示,一位美国银行家追着要给她出一笔惊人的路费,每天巴望她前往纽约团聚。这样雷同的艳遇,周围人几乎都能背出来了。与凯丽同住的打工同胞透露,从未见识过什么西方男士与她交往,甚至没有任何西方人给她打电话。每天总瞧见她傍晚孤零零地上工,半夜下工后倒头即睡,她的表现完全是出于心理不平衡的变态。

去年暑假我回纽卡斯尔访友时,华侨会所里一位侨领太太说,凯丽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英国白人。侨领太太还透露,凯丽故意选择大陆人扎堆打工的“皇宫”办喜酒,为的是令全城华人都知道她结婚了,且跃升为英国太太。

十多年的留英生涯,凯丽将整个唐人街餐馆及郊外的外卖店皆打遍了,成为纽市华人圈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名人。眼下,凯丽仍未能摆脱恨之入骨的中餐馆生涯,当年与其同期洋插队的同胞们,个个读完学位后离开唐人街谋到了体面白领职业,另有些精英回国了。我从香港回纽卡斯尔唐人街吃饭时,招呼我们进门的还是凯丽。她替自己打圆场的说辞是:“整天做太太待在家太闷了,出来打工一来有中餐享受,二来可以聊聊中国话。”末了终于得知,凯丽的洋老公是位汽车修理工,她忙着要我们给其丈夫介绍客户。

“真不知她嫁进英门是福还是祸。”认识凯丽十多年的侨领太太,最后满脸忧伤地叹口气。

陷阱

马国亮吓得脸色都白了。这时,旁边过来一个男人,指着他说:哇,你撞死人了!马国亮连连摇头,慌得话都说不清了:没、没有没有,她没死。“你还不快逃?”那男人说了句。

马国亮已失了方寸,听他一说,再看看地上纹丝不动的女人,不及多想,匆匆便骑车走了。转眼没了踪影。他一走,刘芳芳便从地上爬了起来,埋怨旁边的男人——孟爱军:“你买的鸡血不新鲜,一股臭味,被他闻出来怎么办?”

孟爱军嘿地一声:“帮帮忙。这种大少爷,遇到一点事就慌成那个样子,你就算把鸡血放在他鼻子底下,他也保管闻不出。”

刘芳芳拍拍身上的灰,问他:“拍照了没有?”“我办事,你放心。”孟爱军取出照相机,翻出刚拍的照片——正是马国亮把刘芳芳撞在地上的一幕。“怎么样,够清楚吧?”

刘芳芳再三端详,点头说:“蛮好。”

孟爱军说:“有了这张照片。那个老头子肯定吃瘪。”刘芳芳嗯了一声,说:“老虎再毒,也不会不管自己的小孩。”

孟爱军朝她看,啧啧道:“刘芳芳你厉害啊,就是隔壁弄堂的三宝,也绝对想不出这种的办法——你最近吃了什么药,像变了个人似的,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”

刘芳芳叹了口气,摇头道:“你别这么说,我也是走投无路。”

孟爱军嘿地一笑:“刘芳芳我跟你讲,我这次可是帮了你一个忙,等你把钱讨来了,可不能忘记我,我要求不高,只要

都市小说

滕肖澜著

人民文学杂志友情推荐



搬运工葛大海在下班的途中,撞上电线杆,当场死亡,留下下岗的妻子刘芳芳和正在上学的儿子葛小江。铁道局领导送来了五万元赔偿金。在要好的邻居建议下,刘芳芳向丈夫单位的马副总讨要更多的赔偿金。这时,丈夫生前资助的女孩王琴走进了刘芳芳家,问她讨要学费。一场拉锯战由此展开……

你——啫,让我亲一下,就可以了,呵呵。”刘芳芳斜了他一眼。

马副总把儿子狠狠骂了一通。儿子长到二十岁,他还从来没有这么严厉地骂过他。马副总说:“你怎么能走呢——要是没人看见也就算了,可是有人看见了,万一那人报警怎么办?”马国亮说:“是那个人叫我逃的。”

马副总恨不得扇他一个耳光。“他叫你逃,你就逃了?你有没有脑子?”马副总转身就冲妻子发火,“都是你,从小把他宠坏了,宠得现

在比猪还要笨!”

马副总的爱人不高兴了:“怎么是我把他宠坏了?你就没宠?再说事情已经发生了,你再凶又有个屁用。还是快想想办法吧。”

马副总一家三口立即去了事发现场,除了地上一摊血,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马副总蹙起眉头,想了一会儿,打了个电话给就近的医院,那里的外科主任是他的老同学。马副总拜托他查一下,半小时前有没有车祸送进来的伤者。老同学答应了。过一会儿打电话过来,说,伤者有好几个,汽车伤的助动车伤的自行车伤的都有。马副总问,有没有死亡的?老同学说没有,都是轻伤,没有危及生命的。马副总这才稍稍松了口气。马副总回到家,很快地,接到一个电话。是刘芳芳打来的。

刘芳芳问:“马副总您有电子邮箱吗?想发张照片给你看。”马副总问:“什么照片?”刘芳芳说:“飞车撞人的照片啊。”

马副总一震,整个人定住了。刘芳芳说下去:“马副总你是老江湖了,懂的也比我多。撞伤人逃跑,这是什么行为?您要是不管,我就把照片发到报社、公安局。领导,你不要怪我,我也是没办法。一句话,再给我十万块,我保证当着你的面把照片删掉。”

半晌,马副总才有气无力地道:“把照片发过来吧。”

刘芳芳家的电脑是几年前买的,葛小江吵着要买,便给他买了台二手手机,配置都是最差的;但勉强还能上网。速度很慢,一张照片发了近五分钟才发过去。两个小时过去了,马副总那边还没有动静。刘芳芳看墙上的挂钟,五点差一刻,便换了身衣服,去接儿子。

遗嘱

那一晚我实在是彻夜难眠。第二天一早我必须借助化妆来掩盖一下那讨厌的黑眼圈。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公证处。

“威尔逊小姐。”那个巨大的办公桌后面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起身跟我打招呼。他自我介绍,叫胡安·马力蒙。路易斯也坐在写字台前等候着,他起身微笑着吻了吻我的脸颊。

那个该死的奥里奥到底去哪了?不打算来参加他父亲的遗嘱公布会吗?

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“请进。”公证员说道。

“是奥里奥·博纳普拉塔先生。”秘书回答。然后他就出现了。

“克里斯蒂娜。”他惊呼着,直冲我走过来。我连忙起身,我们互相吻了吻脸颊,而他还给了我一个重重的拥抱,让我差点无法呼吸,倒不是因为他用力过猛,实在是因为我内心的情感发生了巨大的波动。

“如果您不介意,博纳普拉塔先生,”公证员微笑着打断他,说道,“我开始进行您父亲的遗嘱公布程序了。我肯定在这之后你们有足够的时间交谈。”

奥里奥表示赞同,于是公证员扶了扶他的眼镜,清了清嗓子开始用庄严的声音宣读遗嘱。他念道,1980年6月1日,他作为神圣的公证员在场如此如此这般种种……

“克里斯蒂娜·威尔逊小姐是我的教女,我把财产三部分的中间部分留给她,那是一幅十三世纪末或者十四世纪初的画,表现的是圣母马利亚和圣子……同时还有一个跟图画同年代的镶嵌着红宝石的黄金戒指……”

悬疑小说

乔治莫里斯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克里斯蒂娜是个律师。27岁生日的那一天,她收到了两枚戒指。一枚是她那个有钱的做证交所代理的男朋友送给她的订婚钻戒,另外一枚是有人通过匿名信寄给她的,那是一枚神奇而古老的红宝石戒指。令她难以预料的是,那枚红宝石戒指把她引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离奇冒险之中……

“我把三部分财产右边的一部分留给了我的外甥路易斯·卡撒赫纳·博纳普拉塔,这也是一幅版画,图上上部分画的是在受难处的耶稣,下面是圣何塞……”

“我把左边那部分财产留给我的儿子奥里奥,也是一幅跟上面相同规格的版画,画中表现的是圣赛普克洛,图上部是耶稣复活,下面是圣胡安受洗。”

公证员稍作停顿,为了证实下面的文字是不是恩里克本人确认过要宣布的,然后他

接着念道:“我最亲爱的人们,根据家族传统,这三部分财产包含了找到这个巨大宝藏的关键线索。这个宝藏是阿拉贡、巴伦西亚和马约卡三个王国的圣殿骑士们,所有没被哈伊梅二世国王找到的财富。这笔财富之所以需要好好保管,是因为里面有圣戈里亚,这是一个盛满了凝固的真正基督鲜血的圣杯……”

“传说称如果把这三幅版画放在X光下照射的话,可以看到隐藏在图中的关于宝藏的一句话。我所剩时日不多,不足以研究清楚这个问题,但是我发现还是缺少了些什么,里面似乎没有包含所有的信息。你们也许能找出缺少的那个关键信息。”

“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,你们不是唯一对此宝藏有兴趣的人。我的敌人是非常危险的人物,要不是我昨天赢得了一场和他们的斗争的话,胜利离我们还会更加遥远。你们一定要非同小可,谨慎。”

“由于不同的原因,我把你们三个都看作自己的孩子。生活也许会把人们分开,但是我希望你们能重新团结在一起,你们从1988年开始就已经成为真正的成年人了。”

“其实那些画和戒指并不是我财产最有价值的,哪怕是传说中的那个宝藏。我真正希望给你们的是,希望你们能经历一次生命的冒险,重新塑造自己。希望你们能在一起享受这次冒险。也许你们会成功的。我还分别给你们三个写了一封信。愿上帝给你们赐福。”

马力蒙先生停住了,透过眼镜注视我们,非常专业严肃地看着我们每个人。接着,他露出一脸孩童般天真的微笑,说道:“多么让人激动啊,不是吗?”